

月涌南江

黄龙德 著

YU HUANG DE

作家出版社

JI A CHU



月涌南江

黄龙德 著

YUANYONG

作家出版社

JIASHIJ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涌南江 / 黄龙德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6.3

ISBN 7-5063-3481-X

I. 月… II. 黄… III. 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5482 号

月涌南江

作者: 黄龙德

责任编辑: 王为建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编辑电话: 86-10-69544840

E-mail: hxhl@.263.net

印刷: 北京凯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920 千

印张: 13

印数: 01-1000 册

版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481-X/I.02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月涌南江》描写了江南某大中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曲折历程，在尖锐复杂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梁逸梦、成霖、柳芸、王中华和赖玄牛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揭示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必然性、复杂性和悲壮性。《月涌南江》又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它暴露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带有典型意义的问题，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借国有企业改制的舞台，演人生和社会变革的大戏，是小说的主旨所在。

—

南州新区江北大道的尽头，一幢披红挂彩的办公大楼矗立在云天之下，等待着市委领导前来揭牌。

大楼前的草坪上人来人往，欢快的锣鼓声将气氛渲染得热热闹闹。十几位斜披红绸绶带的礼仪小姐笑眼盈盈地来到门前，相对排开。然而，大楼的主人成霖却高兴不起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背着手在草坪上默默地踱来踱去，间或抬起头不安地望一眼前方的路口。

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轿车缓缓驶来。车门开处，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了过去。

这是一位身着米黄色套裙的女性：肌肤白皙，亭亭玉立，柔黑的秀发打挽成髻簪上簪子，整个人显得那样的清丽和高雅。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说只有二十大几吧，眉眼间却透出一种成熟女人才有的风韵。

成霖稍微一愣，随即迎了过去：“你好，柳主任。”

她叫柳芸，工商管理硕士，原在上海一家外企任副总经

理，去年市委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十八名副县级领导干部，她以综合考核第一的优异成绩入选经贸委副主任。

成霖握住她的手，感慨地：“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呀。”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老局长沈志田家里，那时她刚上高中，一晃二十年过去了，人家也成了领导。

柳芸浅浅一笑：“看来你还没忘记我这个南江局的子弟。”

“怎么会呢。”成霖跟她聊了几句闲天，眼睛又朝路口望去。

山区的初夏气候多变，清晨还是亮亮的一片霞光，转眼间天就暗了下来。大块大块的乌云从低空驰过，近郊的群峰宛若争先恐后的奔马，仿佛要挤压过来。不远处的荒地上卷起一股旋风，尘土和纸屑被裹成一条长龙升到空中，又纷纷扬扬地向四面飘散。

“看来要下暴雨了。”柳芸道。

成霖眼里却掠过一丝欣喜之色，喃喃地：“下吧，下它个一天一夜才好呢。”

柳芸诧异地瞧着他。

成霖自知失言，掩饰道：“风大，柳主任还是上楼坐吧。”话音刚落，一辆车牌尾号为“8888”的乳白色皇冠急驰而来，“吱——”的一声停在侧旁。

又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子，比柳芸还年轻，目光如水，睫毛微翘，小嘴一动便显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成霖微笑着把手伸去：“凌总啊，好久不见，真的好想你哟。”

凌红跟他轻轻一握：“别老想我，还是多想想你的职工吧，我妈在你这儿有两年多没领工资了。”说毕，取出一个

红包，“这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份心意，请成总笑纳。”

成霖漫不经心似的掂了掂红包：“赖玄牛这小子挺忙吧。”

“董事长正从省城往回赶。”凌红冰雪聪明，自然听出他的弦外之音，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发，说，“你俩是战友，他到家了能叫我这个小萝卜头来？”

“哎凌总，你可别说这话，在我心里你的份量更重哟。”他回过头，想把她介绍给柳芸，见柳芸背转身打量新楼，才猛然记起二人的父辈在文革中的生死恩怨，不禁有些尴尬。

一位身材颀长，气宇轩昂的男子步下楼梯朝大门口走来。

“大哥！”凌红眼尖，不再跟成霖斗嘴，欢笑着迎去。

大哥？梁逸梦这小子什么时候成了她大哥？成霖愕然之际，梁逸梦拉着凌红的手已到跟前：“成霖，叶书记快到了吧？”

成霖回过神，瞟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应该快了吧。哎，逸梦，你什么时候认了这么个妹妹？”

梁逸梦笑道：“怎么，眼热了？”

成霖也开玩笑道：“岂止眼热。”

柳芸回转身，同梁逸梦的目光相撞。

二人一怔。

成霖介绍道：“逸梦，这位是经贸委的柳主任。——柳主任，这位是我们党委梁书记。”

“柳主任，”梁逸梦伸出手，望着那双澄澈而略带忧郁的眼睛，疑惑地，“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是吗？”柳芸的心一阵狂跳，避开他那清亮的目光，不自然地笑了笑，转了话题，“梁书记好年轻啊。”

梁逸梦不好意思地：“不年轻了，不年轻了。”

成霖狡黠地：“柳主任，你猜梁书记多大年纪？”

柳芸定定神，修长而白皙的手指掠了掠云鬓，把梁逸梦上下打量了一番，试探道：“有三十五六吧？”

成霖哈哈大笑，说：“柳主任，你也看走眼了吧？告诉你，我和逸梦是战友，同一年的兵。我四十六，他比我小不了几个月！”

柳芸摇摇头说：“看不出，真看不出。”

成霖的手机响了。

听着电话他脸色骤变，眉间的红痣轻微地颤动。合上手机他瞥了柳芸一眼，把梁逸梦拉到一旁悄声说着什么。

梁逸梦神色凝重，沉默片刻道：“还是我去吧。”他过来同柳芸和凌红简单说了几句，转身离去。

光线愈来愈暗。

成霖指挥乐队和礼仪小姐往大楼内撤。

柳芸与凌红站在原地未动，目送梁逸梦的轿车驶过大坪冲上宽阔的江北大道。

与此同时，天空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声。

二

一声霹雳把长天震裂，大颗大颗的雨点劈劈啪啪地摔落，打得街头行人惊慌失措，抱头窜进两侧的店堂。

太平洋集团的董事长赖玄牛面无表情地靠在轿车后座上，

默默凝视前方。

“董事长，”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老七回过头，说，“要不晚上我去一趟成霖家，先把这小子搞定。”

“不用。”赖玄牛简短地答道。他并未去什么省城，刚到老城东北角的丹心公园转了一圈。黄沙村有十五亩地在公园西侧，他打算买来盖别墅，谈了好几次，昨晚才以每亩二十五万元的价格同村委会签下协议。十五亩地他嫌小，正巧南江集团新办公大楼落成，听说成霖有意把老楼这边的地卖掉，所以特地过来不露声色地转了转。这片地临江，约二十亩，如果能一并吃下的话，这别墅群就很有气派了。不过他不想以黄沙村的价格收购，国有企业的领导不象农民那样难缠，土地也是当年国家无偿划拨给他们的，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思考再三，他还是决定赶往新区，为成霖捧捧场，参加一下南江集团新办公大楼的揭牌仪式。

手机响了。人力资源部主任打来的，说有四十多人突然请假，下面人手一时显得紧缺。赖玄牛眉头微蹙，问：都是些什么人？答道：被南江集团除名的工人，领头的是焦二明。赖玄牛眼睛一亮，说：你查一下，看这批人还有多少没请假的。不一会主任回电话说：有三十多人。赖玄牛说：通知下去，一并辞退。对方也许觉得有些意外，半天没有吭声。赖玄牛说：发什么愣，立即去劳务市场招人。对方迟迟疑疑地问道：凌总的弟弟也辞职退吗？赖玄牛厚实的手掌往坐垫上用力一拍：辞！

老七望着车外瓢泼的大雨，不解地问：“董事长，您这是出的哪一招？”

赖玄牛反问道：“听说过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么？”

老七点点头。

“我要把他们往江边赶!”

老七仍有些茫然。

“你怎么就不动动脑筋。”赖玄牛哼了一声,“知道这些人请假干什么吗?他们去了南江集团!”

“去南江集团?他们上那儿干什么?”老七诧异地转过脸。

“干什么?你不会以为这些人是去参加什么职工代表大会,吃不需付钱的大餐吧?错了,他们是去找成霖算账!”

老七哦了一声,忽然想起方才从丹心公园转到南江集团老办公楼时,瞧见大门内外挤满了工人,其中不乏眼熟的。当时觉得有些奇怪,经赖玄牛这么一说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他们被除名都好几年了,现在跑回去闹什么事?再说,这对太平洋集团有什么好处?

赖玄牛不再细说,转了话题:“刚才你说什么,南江集团领导层对老办公楼那片地的处置有不同意见?”

“对。”老七说,“成霖和马小犛主张卖,吴有权和袁家材主张自己开发。”

“梁逸梦跟熊啸的态度呢?”

“熊啸当然同成霖唱反调。梁逸梦呢,让袁家材召开几个座谈会,听听职工代表的意见。”

赖玄牛望着前方不再说话。

雨水把挡风玻璃弄得一片模糊,雨刷器一下又一下,机械地来回划动。

沉默了一阵,赖玄牛掏出手机拨了几个数字。

“熊总吗,你好,我是玄牛。”他挤出一丝笑容,语气也变得亲切起来。

手机传出熊啸大大咧咧的声音:“我说玄牛,今天怎么

想起给我挂电话了，有什么好事？”

“你那么大个领导，谁敢忘记呀。”赖玄牛笑道，“中午想请你喝杯酒，有时间吗？”

熊啸的声音：“我现在是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说，上哪？”

赖玄牛说：“到我的大酒店吧，早点过来，先摸几把牌。”

“行。”熊啸搁了电话。

老七不屑地：“这种人用不着跟他客气。”

“你懂什么，”赖玄牛皱起眉头，“千万别小瞧他的能量。”

“这家伙也只有发牢骚说大话的本事，一个副总还能把人家一把手怎样？”老七显然有些不服。

赖玄牛冷笑一声：“国有企业那些名名堂堂的事你永远也搞不清楚。”岂止国有企业，国内许多事都让人看不大懂，就说这党的书记吧，在地方是老大，在企业便成了老九。

“董事长不如直接找成霖摊牌，”老七建议，“不管怎么说，您二人毕竟是战友。”

“什么友不友的，”赖玄牛粗糙黝黑的面孔掠过一丝愤恨之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利益才是真正的朋友。”内心深处还有句话他没出口：他同成霖能算战友？军营内那段恩怨抛开不说，十年前他从深圳特区跑回南州白手起家时，成霖把他当战友看待过吗？他注册的建筑公司资质低，不能盖高层楼房，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南江集团分管多种经营的副总成霖，希望同他旗下的建筑公司搞个形式上的合资，组建巨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资质升级后仍各敲各的锣各唱各的戏。这本是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可成霖摆足了国有企业领导的

架子，看在他一次又一次低声下气可怜兮兮的份上才勉强答应，其间哪有一点点战友的情分？

轿车穿过古老的城门，在雨幕中急驰。

赖玄牛突然改变了主意，说：“调头，回总部。”

老七扭转身不解地瞥了一眼。

赖玄牛黑着脸目视前方。

车外暴雨狂泼，青灰色的水泥路面飞溅起一片密集的水花，白蒙蒙的雾气低低地漫向远方。

三

梁逸梦瞧着一双双露出凶光的眼睛，觉得十分陌生。前些日子这群人中的几位来过公司，那时他瞧见的是堆满笑容的面孔和谦卑讨好的眼神，偶尔露出一丝愤怒也一闪而过。

人，越挤越多，透过晃动的脑袋，可见楼道口还有人往上蹿。

袁家材挤进会议室，凑到梁逸梦身边低声说：“我已叫办公室打电话让基层单位的头头过来领人。”

梁逸梦微微颌首。外面虽然下着倾盆大雨，他却感觉不到丝毫凉意，颈背粘粘的，像有小虫在爬。

这工作如何做呢？前两天领导班子为这事还开过会，经过权衡利弊，大家认为必须维持当年的决定，既然改革已经走到今天这步，就没有道理再退回去。国有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多也很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假若动不动就翻烧饼，

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不答应工人的要求，今天会闹出些什么事来？

“梁书记，”焦二明有些不耐烦，身子往前倾了倾，双手抱拳放在会议桌上，“既然总经理到市里开会去了，那就请你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对，我们要明确的答复！”工人纷纷嚷道。

“焦师傅，”梁逸梦提议，“是不是选五个代表，咱们到小会议室商谈？你看这儿太嘈杂嘛。”

“少要花招，我们才不上当。”焦二明和凌武异口同声地拒绝。

袁家材陪着笑脸说：“各位师傅，这是信访条例规定的。”

“什么鸡巴条例。”凌武一拍桌子，“你好像是工会主席吧，怎么不为我们工人说话，啊？”

袁家材嗫嚅道：“是有这样的规定嘛。”

梁逸梦见他们不肯推选代表，只好作罢，撑着桌子站起，待众人安静下来，说：“各位师傅，虽然我调来的时间不长，但你们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也深表同情。南江集团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这种辉煌同师傅们的努力和奋斗是分不开的。但是……”

焦二明打断他的话：“别但是但是，爽快一点，我们的问题怎样解决？”

梁逸梦瞥了他一眼。此时此刻他的心情的确很复杂。这是道二难命题。从内心深处说，他觉得应该给这部分工人一点经济上的补偿。焦二明等人上访后，他询问了不少当事人，也查阅了相关资料，1996年京九铁路全线开通，本来就不大景气的水运市场更是雪上加霜。瞧着江边黑压压的空船在波

涛中上下起伏，谁不感到心寒？业务萧条，没钱开工资，工人只好一个个自谋出路。人走了，他们的养老保险金还得照旧往社保局交，一年上百万的费用，公司哪有钱垫付？那时还没有“两个确保”的说法，企业欠缴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金，社保局就抵扣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于是退休职工一拨接一拨地上访。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成霖提出，自谋出路的工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回单位办理请长假手续并缴清个人的各项社会保险金，否则按《劳动法》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处理。没有生活费发，还要交管理费和各项保险金，这样的鬼单位要它何用？几个月后，经职代会讨论决定并报有关部门备案，公司对五百多名置之不理的工人作了除名处理。除名也好不除名也罢，工人觉得没什么两样，反正这破单位迟早要倒台。谁知如今政策一变，瞧着出“中心”的下岗工人揣着万把元的补偿金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他们的心理不平衡了，要求一视同仁。能一视同仁吗？虽然当时生产经营的客观形势和公司的主观意图都很清楚，公司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但也有无奈之处，用成霖的话说，当时不这么办，这几千人的单位还能熬到现在？倘若松一松，给他们一点经济补偿，钱从哪里来？政府能同意？会不会引发其他企业的内部矛盾？会不会因不执行这方面的政策法规而带来其他方面的后遗症？工人尽管有无辜之处，却不能说没有失当的地方。他们当时完全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及法院提出申诉，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他们却选择了置之不理的方式。如今事隔多年，早已过了诉讼时效。怨谁？难道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识匮乏，整天在生产一线忙碌的工人就可以不要规章制度不讲法律？事情弄成这个角度，他梁逸梦又能怎样？他暗自叹了一口气，只好按照会议的决定做着工作：“师傅们应该

明白，任何企业都有规章制度，而规章制度需要大家共同遵守，就算某些规定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及时提出或者向有关部门反映嘛。当初基层单位书面通知师傅们回来办理相关手续时，大家为什么置之不理呢？公司毕竟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公共场所啊。”

“我们没收到什么通知。”有人嚷道。

“是吗。”梁逸梦说。如果通知未送达本人或直系亲属，又未在当地有影响的报纸刊登公告，恐怕就有些情况。不过四五年了，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他清了清嗓子，说：“既然不少师傅有特殊情况，就更不能一块来，不同性质的问题只能按不同的政策处理。我看这样吧，你们把自己的具体情况跟基层单位说清，然后由单位报公司研究解决，好不好？基层单位的领导在外面等，大家跟他们去吧。”

“我们不走！”焦二明忽地站起，“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都是被除名，都是来领自己的补偿金，大家说是不是？”

“是！”下面吼声如雷。

梁逸梦又瞟了焦二明一眼，心想这群人里面要数他头脑活络。据了解，焦二明当时嫌工资少，跑到广东给私营企业打工。他不但接到通知，领了两年的失业救济金，而且还明示单位不要再来烦他。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看来焦二明认准了这点。

焦二明也斜了梁逸梦一眼，冷笑几声。他明白人的本性就是自顾自，而且喜欢朝好的方面想，永远抱存一线希望。如果众人中了梁逸梦的计，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队伍就会被分化瓦解，剩下他跟凌武杨建生几个人，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奈何不了一级组织。

“姓梁的，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吧。”凌武见焦二明使了个眼色，便绕过桌子凑前。

“各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如何答复？”梁逸梦不动声色地，“师傅们还是请到基层单位去吧，按程序来解决问题好不好？”

“不要推来推去，我们已经上够当了。”凌武逼视着他，“干脆点，补偿金给不给？”

“给不给！”众人吼道。

梁逸梦明白让他们按程序一级一级来是不可能的了，不给一个明确的答复今天也过不了关，于是深深地吸了口气，说：“师傅们，如果严重违反企业的规章制度而被除名，按政策法规是不能给予经济补偿的。”

焦二明指着他的鼻子：“谁违反规定了，啊？”

“对，谁违反规定了？”工人纷纷嚷叫，人群中还响起口哨声。

凌武恶狠狠地瞪着眼睛：“这么说，补偿金你们不打算给了？”

一片愤怒的目光。

梁逸梦的心一沉，但他明白不能含糊，这不负责任的老人万万做不得。他定了定神，沉稳地说：“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而被除名，按政策法规不能给予经济补偿。”

“嘭！”凌武将手中的茶杯狠狠往下一砸，泛着亮光的棕色桌面立地塌下一圈。

愤怒的工人也纷纷举起杯子或烟灰缸，朝墙上掷去。一时间，“乒乒乓乓”的爆裂声此起彼伏。

部分职员涌出办公室，探头往会议室方向看。

袁家材的心蹿到嗓子眼上，怔怔地望着梁逸梦。

窗外划过数道闪电，紧接着是一串滚滚的惊雷。

梁逸梦脸色铁青，扬起手：“师傅们请冷静……”话犹未毕，被凌武一把揪住衣领。

“说，”凌武咬牙切齿地，“到底给不给！”



看过这一间间装潢豪华的办公室，柳芸心底泛起一丝丝疑虑。虽然回南州的时间不长，但她清楚现在的南江集团早已不是过去的南江局了，尤其是近五六年，可谓年年巨额亏损，工资无着落，职工大批下岗，成了南州第一号特困企业，也成了市委市政府的一大心病。他们哪来的钱摆阔气？

成霖猜出她的心思，解释道：“柳主任，我可没违规，我这是解放思想借鸡下蛋，不花一分钱，赚来一栋楼。”

柳芸自然不好说什么，转了一圈随成霖来到贵宾室，同其他部委局的领导打着招呼。

山雨已经过去，空气显得异常清新，几束金色的阳光从灰白的云隙间斜斜地射将下来。

礼仪小姐在大门外重新排开，鼓乐队又奏响了迎宾曲。

成霖扶着阳台的栏杆默默地向路口眺望。昨夜有人把除名人员要来闹事的消息透露给他后，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一宿都没睡好。他没料到才搬掉一个火药桶又捅了另一个马蜂窝，后悔不该费尽心机为出“中心”的下岗工人争来一笔补偿金。这些被除名的工人大多是没有文化只认识钱的粗人，